九籥集

九籥集文目錄

第一卷

記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論

卷之五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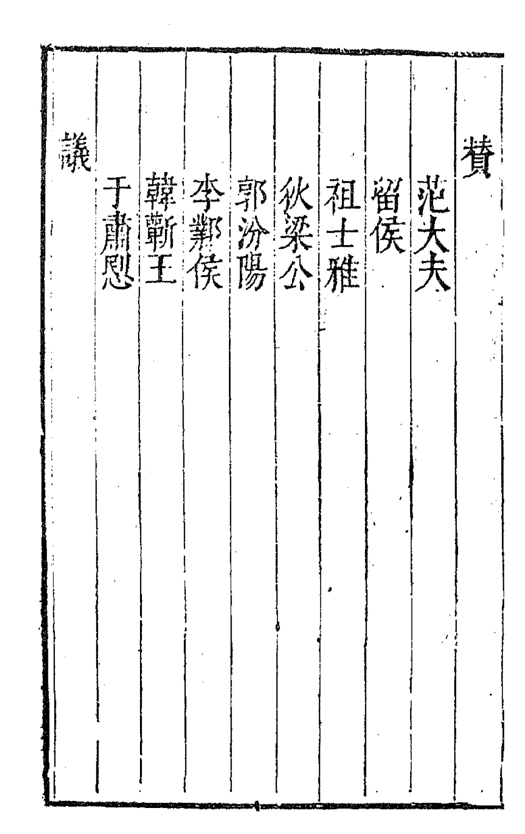
卷之六

傳

卷之七

行狀

誌銘



贊

范大夫

留侯

祖士雅

狄梁公

郭汾陽

李鄴侯

韓蘄王

于肅愍

議

卷之十

釋

狻猊舞

擲索

壘七卓

齒跳板

雜伎

御戲

鑒定

秘戲

俠客

鬼張指揮

蟠桃宴

分宜

薛文清公

海忠介公

徐文貞公

鮑參軍升天行云五圖鼓金記九籥隱册經余好養生家言故以名篇一名天籥者以斗宿下有天籥八星而余生斗分也

九籥集卷之一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遊華陽洞天記

壬寅冬九月二十有九日余舟次丹陽有所俟不至乃與客王無功謀爲華陽遊日已晡矣從一僕自間道行時楓榆搗霜飛飛交下如行碎錦中北風初勁微有寒色遂宿於延陵逆旅主人出嘉酒微酣而罷就枕方熟輿人促裝就道北瞻斗形其柄尚沉沉雲脚也南行二十里雞交喔又十五里天曙耳中溪聲汩汩不覺賈登臨之勇頃之群星

相率引去經老君堂而北山行頗艱乃舍輿徒行又三四里始息肩於上宮上宮羽流所集也輿人騶卒欺余服如雪無功亦不善修容而從行奴更憨遂以余輩爲可賣故措僻居入之道士亦傖父視余余躭其寀而甘其慢蔬食畢丐浴得鍋室水沸有聲視之如在鸊鵜眼中僅濕皮毛而起拉一羽流導出宮門儛壇甚麗折而東南百武迨馬行澗直走南岡巉巖百折幾不可攀而履華遭石上霜光明如鏡仆者數四於是脫裳跣足而上昔袁履善先生云山行舉兩袖若翼可以從風效之頗

驗迄抵絶頂頽石千葉如玉女纎手把赤芙蓉振
衣碑下碑字風雨剝蝕不可讀矣門佇數羽客舉
止若俗人呀容衣藍縷相與目攝引去余與無功
亘上殿中瞻禮三聖處而無禱羽流代爲諛辭横
求多福淳于祈年之誚山靈其以唔客乎吾聞聖
佑金句之神闕而殿宇卑痺盖地窄彈丸而險踰
鳥道也然覽儛位不下百人咸吸五果之珠露飲
三芝之玉烟宜哉汗金蘇矣顧瞻中小之峯究若
兒孫而上宫峙於山腰疑登金陵之獻花巖而廻
望牛首者徘徊久之欲賦詩紀其勝誦陶范巳下

諸作如虬髯見文皇惟知乘槎浮海而已指點歸路有鑒前登乃買工人草履穿之短衣脫巾與厮養無異意自有遊人無落魄如吾輩者今日之禮山靈似王景略之見桓大司馬傍若無人矣峰西有廢址石鑪猶存道士云昔爲王靈官香火群乞潛伺其中慶壽客衣索錢衣數碎卅陽令丁君惡其無狀遷之披靈官經其功行頗後威稜甚赫而卒以斁人故聽其遷移夫亦惡其無獸而假手貴人耶又余聞之先輩述其友人云某甲奉事靈官數十年無子一夕忽見夢於主人云余鑒汝奉祀

之誠數以嗣請之上帝上帝靳勿錫今余願身爲汝嗣妻因有娠其家謂靈官託生必有大異及期生子其不慧年二十外始補博士員優劣之科凡六是人恒居其四卒無成以亦若然則在三之士皆出靈官上矣以余觀于白嶽靈官居古楠樹下天門東威嚴赫奕異于凡神則靈官亦有幸有不幸矣而況於人乎時方刈稻東南之畝分界如席設遇張志和鋪之吾輩便爲陸處士矣山下諸水如馬跡如酒鎗而風日之中微有輕霧樹中窺之若陰雲欲雪攷諸圖經山形如巳字故名句曲覽

其山勢殆不盡然命名之意非想像所能測也引導羽流别穿一徑意欲侮余而吾輩肘輕如羽往往先道士從空而下余顧指翠微酣林歷亂如僊子空中醉㶑紅袖半屬微𣨼而無功夙擅畫圖又謂漸下漸覩如紅顔翠眉歷歷可指已而漸抵平陸羽士指樹中路曰此走金陵道也而下宫當其西齵齵如齒爾時似遇隱居餌大丹身益輕矣穿道而北有泉潛伏地中流入一湫湫有龍領引泉至曲水是爲流觴處榜其亭曰流玉稍北復有龍口引水東折而去余不識路輒叩道上道士吹吹

前驅如嫁女之媒嗟乎此江南之紫館生年三十而未嘗一寓目焉亦可慙矣岡南有泉名喜客郎所謂隨客聲而動靜者也返走金陵道則合抱之木狎嶂叅雲如衣錦袍跨赤兎援戈張戟將鼓鼙焉狖之以美人不倫矣惜別之次至洞泉爲趙文敏篆書碑鬈若龕龕中螺水能療目疾遊人窮搜酷討葺修輙壞螺亦篆書一大蠹也泉當蛟起處傾土塞之水不復出矣噫蛟戾氣也猶能移易山川吾輩忝長四靈蠖屈白首不能一新耳目蛟之不如而敢望猶龍乎夫靈官香火廢於乞丐文敏

篆書剝於遊人上清之隱吏華陽之真官獨無靈乎夷猶而東陟華陽洞無功叫號若狂整衣再拜俯仰洞中不得其門躑躅而出俗人鐫字其上如雀糞佛頭而此中陰暉陽光明踰二曜則洞口一丸雖穢陳不潔無損其清淨也道士引登其巔高可十丈龍婉鸞飛樹根纏綿若薜荔東南十武有洞曰玉柱遊人出其下可循柱而走又數十步洞曰蓬壺是皆隘於華陽而華陽又隘於林屋林屋廣數十丈東一徑甚黑雖水聲嘈嘈直可引領而行不若華陽之偪側也乃華陽東通金庭西接峨

肩南越羅浮北連岱嶽其中百五十里如琉璃界如光明藏則豈隘其入者肆其出旨於外者朗於內耶東得一坡千林風轉無功笑曰可謂妙舞莫巧於絳樹矣余曰今松濤和步虛而起豈清歌莫激於宋䏻乎道士以酒相邀飲數酌有微醺狀日亭午矣輿人促歸而道士以阿堵爲政客裝不結於晩飡無以久淹乃返乎上宮蔬食而下過巧石處舊有木亭遭夜風飛去其石勢玲瓏勝天竺之飛來根不能身出其中耳大抵句曲之石峭緻君靈壁而靈壁山勢甚劣殆難舀衛也此行值秋而

旱山鳥無言流泉半咽然極望晴野醉綠酡紅連娟靜對如油壁窓中高張銀燭悄然歌舞初罷亦不負矣下山十里古松數株趨拱高崗若送迎者渡頭哀鴻黯黯調別掾於斜陽其白鷗之相招耶回視山色於飈輪天市之間漸不可辨矣夫君子於世惟出處兩途余碌碌人間三十有四進不能躋伊傳之功退不能與麋鹿爲友親亡家破招尤取侮已非一端而猶不知止一旦觸鬼神之怒假手權力之人糜身粉骨豈可復悔哉雖吾佛以忍辱爲訓然第曰忍之不曰取之以余之進而不退

幾於取矣因憶壬辰之冬值余外舅施吉甫先生
閫游約以明年中秋爲余禱夢於仙遊至期余宿
牛首焚香向月遥拜丈人夢謁文廟有畀之棗栗
各一器拜賜而出復召入與不托一盤及覺叩籤
以解之詩曰乾坤此日荷温存有分林泉過八旬
星斗中間吟短句也應人道是茅君以余今日之
所處可謂比跡茅君乎誓旣今以往如杜子春三
得金之後不一二年脱盡世網便當結廬句曲率
妻孥耕織其中探地肺於星浦搰朱髓於雲峯大
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庶乎無負神僊之意而亦可以不辱其身矣不然
彼青樓老妓猶知嫁作商人以避冷煖豈鬚眉丈
夫束髮干祿不獲斗升而逐逐無已何異醜女未
字夜挑百夫冀一顧盼了不可得其情愈蕩而其
行愈醜者乎追悔無端不覺身抵董村輿人曰此
董延年宅與墓也經一橋指南水中壘曰是爲鬼
谷墓廣不踰丈古樹交陰墓有四十九孔寔惟神
僊之窟舊建望仙橋今圮矣吾聞鬼谷仙也又何
墓乎或其先世未可知也道中水法紆廻故織女
隆其里九仙生其鄉而輿人又謂有王素竹馬之

異殆亦神仙者流惜其鄉音半不可辨不審郡誌
圖經猶可徵否星辰漸出復至延陵卽吳季子退
畊處也舊常建縣矣今市徙於丹陽而遺址猶存
街南有昌國寺結搆精奇相傳百千年不壞獲瞥
班幻相之靄然乎不耶余也異日者不爲華陽之
隱居則爲延陵之季子三隂五練寔聞斯言豈其
吐之而復食之晩仍就宿故逆旅主人進菜羮侑
酒夢息未千一燈復閃閃而出催人促裝飽飡登
輿天明便達丹陽爲俗人如故良可恨也

華亭之九峰崑山其最西也登巔南頫見秦望諸山稍東則華亭兩浮屠宛如龍角回瞻西北姑蘇之群峰翮然若遠鳥然非峰泖之勝也南百武有寺寺有藏經僧祀二陸東爲三聖閣右閣轉輪皆可以眺峰泖弄日月而最勝不在也香積北一奇徑下紆百尋南峭石壁連亘數丈高半之中峰廉夫所經息也壁西深澗斷西岫之路白駒墨池在焉自白駒而東則九峰峙青三泖漾翠高下無涯若遠若近但覺化工之不可移易豈能形容哉是爲陳次公讀書臺也榻間小窓夜半興發可以討

峰泖之勝所以爲次公歟宋幼清曰古之登崐山者孰不慕二陸今又孰不慕次公乎二陸我不得而知矣美次公之高尚而失其神情夫豈曰知臺稱讀書猶志和之不在魚也千秋之後毋疑臺址於山巔山巔之所𩒹南北城市而已豈知次公者乎雖二陸不在也

夢受大丹記

余自辛卯粗聞宗旨往來得失之間丙申秋始因我師發明心印若所謂神仙者復絶意六七年矣季冬初六夜夢入深山見一蟹跳躍行人擊之墮

其半螯白血迸出蟹入於水人謂予曰以飼白牛當得金無算因出蟹水中擣之而走不十數步爲蟹所螫責蟹於路人而去路人復邀余行中道亦毒於蟹謂余子握之乃代之握蟹遂帖然因至一所精舍兩廡有二鹿一純色一白質而有微黃覆其上大小如狐謂余舍蟹啗於白則事成啗於黃則絶望矣舍之則蟹化爲黃虎高不盈尺白鹿以舌舐虎虎入鹿口中頃之不見二鹿有一先生出探藥數斗留其半以半畀余乃漉之澗中藥成白片大如雪花持斤許授路人餘以相贈不覺盈溢

衣襟余堅辭藥而訴生平轗軻先生笑曰子受藥已後都無憂矣余請用藥之法先生曰施之五行無有不宜討子之藥當得百千萬億路人少之余爲請益先生復擲藥盈合許更以一囊相授余稽首而起則身在枕上矣夫禪也而仙蠻也而虎牛也而鹿鹿也而先生不令德而靡於財不利人而自利夢亦幻矣余亦妄矣

白毫光記

椕澄五六歲時常於落日下見多佛雲及寶座獅象雲如是十歲亦復瞻仰至十二時夢禮

觀世音菩薩生憍慢心心遂散亂然無心中每隨
口輙誦云以何因緣見何種味及十九歲牽於外
境憂寮穢雜庚寅春從友人遊始知身有佛性淹
逾丙申謁師於金山頓知揣逆之非丁酉旅燕偶
於病中能隨風過去及下第南歸已絕意世網未
期年而遭先兄之喪為時勢所驅至有燕京之役
庚子下第留燕慨然跪誦
華嚴　法華兩經而禪德某甲為示禮誦之儀誦
至有無二念俱滅除之偈不覺悚然復見十廻向
入法界品中破衆生欲想及王子受刑悲泣者再

至三月初二而法界品畢是夜漏三鼓忽見窓上光明如月映徹紙檽從約五寸橫可丈餘已而旋寐覺復如初尋夢妻病危身至佛前稱我佛慈悲者三號呼而覺復夢延十二禪德誦華嚴經而道友堅林預焉迨天就明復見壁上白光如練濶二指而長四尺閃閃流動食頃乃散於時身如水澆毛孔皆立少間而堅林果至迄初四禮誦既畢咸佛大恩遂發永願惟願自今盡未來際本性常湛萬境無依童真出家從善知識通明藏海度盡群迷

華嚴法華三界同證仰與
慈悲永垂攝受者

遊湯泉記

癸卯復客燕中聞友人爲遼海遊甚壯惜無地主不可浪遊會友人袁微之爲盧龍劉中丞裨將座間人復津津侈湯泉不置居久之作書與微之約遂鼓勇爲遵化行時六月十七也行已晡矣抵通州東郭宿焉州爲燕京左輔漕河中錯立帆檣無筭自居長安久不見此洶洶因驅馬浴其中馬當深流顧余噴沫長鳴若有所愬於是僕夫代爲之

言始知馬初來大僕特夜食五斗料日行人雙控
之猶蹀躞不已迨隷大營選鋒以官錢不辦而長
安市都無庸追風絕塵爲也乃偕其妻俱飼糟糠
馬始骨與皮隣然其聳爽不能自匿每軒軒來營
中人皆指之曰此羅家青也識此馬者幾三千人
云余欷歔謂僕夫曰疇昔余騎而出都門都人相
顧咤惜得非此馬耶微特汝以馬重即余亦因馬
得顧矣乃與馬相讓而入主人之門余謂僕夫姑
飽以芻秣明日當代汝貰僕夫唯命黎晨渡河走
三河道馬之騰驤異于昨之欵叚殆十倍矣日昃

抵邦均僕夫不能徒行竟蹇弗獲遂宿去薊州六十里秣之如昨早復乘之則不俟鞭影安坐如在胡床唯欲酣睡而同行者已指所渡橋曰此五里橋也將入遵化門矣項之入微之之邸握手道故而友人許賓如在焉斯時也不問馬矣而馬故隸大營亦不能久淹將還與其妻同糟糠余愧不能解褖袍以相贖輙喚柰何而已休息凡七日微之具飲食供帳甚設余不安謂微之足下甫如田安耳而故人坐靡俸錢異時位冠軍坐蓮花幕三軍之膠豈足供宋生一醉哉此公孫之所以寧逢惡

賔也徵之大笑而賔如欲尋湯泉之盟惜徵之朝夕侍中丞不能同行爲余索馬於偏將以兩健兒從且戒湯泉僧爲設食供臥具余與賔如將五騎出西郭渡五里橋逹十里鋪始與石門路相岐遥望山上邊城似紫襴横玉而山勢自石門東奔如伏獅狂象若有會而然𣆀邊城巳北山峰益聳一起一伏不異波濤詢諸父老則大寧諸衛也朶顔酋長駐牧於中自三衛而外爲東虜部落凡百種至蕃息者亦不滿二千小僅數百其入寇必俟糾連動經歲月故我軍得以謹斥堠壓烽火虜寇得

不償失欵則坐而享其利是以樂欵而重冦其酋
長唯長昂爲大然絶欵六年部落冬無完襦卒終
就欵長昂東虜之最雄者也嘗格懸伯爵募其首
終不獲昂亦自負年六十餘壯心逾勁居常勃勃
以入冦爲事一日出帳房遥見二鹿彎弓迭射之
應弦而殞乃其二子于是雄心漸衰居常火食布
種烹鮮稍似中華勁亦不能與西虜齒曾築室大
寧城苦頭眩竟不敢入與西虜居帳房無異有自
中國投虜者曰板升其入冦往往謀及婦人自西
自東無思不服 文皇藉三衛之力以綏内難

故不惜捐膏腴處之議者抱羌胡居內之虞竊二
百年來雖饑則附人飽則颺去然不侵不叛終不
越我羈縻當其時設宜成算文皇必有長策豈書
生所能測識哉且以夷禦夷未必非中國之利也
嘆羨相半不覺身渡潡河忽聞芰荷香氣襲人則
巳至湯泉矣健兒付馬於寺僧隨導至湯泉亭下
池廣三丈有奇深等之池中石色如青琉璃水清
照見絲髮浮漚數從泉孔中直上水面日色映之
如五色線貫大秦珠宛轉水晶盤中寘如擬之曰
似夜半星飛青漢好事者投錢其中下時又若金

蛇宛轉於草間錢雖至底其字猶可指點余循走於水牆之上覺璃黃氣上蒸徒兒忽變色牽余請下余異而問之則對曰未一月前劉中丞材官名龍得池者戲浴水墻上失足墮池中須臾鈎出則已糜爛矣余曰彼為龍而得池又何憾乎且命名之日造化已默識之固可逃耶會賓如亦大叫以為不可遂跣足而下相與讀壁間碑至○武宗宮人王氏詩有不為人間洗冷腸之句為之大咤夫以宮嬪而受人冷煖非有我輩之不堪也豈其觸境興感故慷慨肝腸吐男子未發之蘊耶抑人患

心腸不冷耳冷則如滇蜀之山雪封其上孰敢干之所可恨者非冷非熱之腸冷不凛毛骨熱不刺肺肝旣不能拒人千求又不能拯人緩急徒以一巳之喜怒一時之得失爲冷煖焉使天下後世謂之熱不可謂之冷不可此等心腸爲可恨耳且古今爲熱腸者又何可多得耶堯舜尚矣湯武一熱腸而天下皆温燠矣伊尹一熱腸而人主躋日新矣嗣自而下吾不知其爲熱腸者幾何人而此水湯湯不舍晝夜豈非人道之不如天德哉抑我聞之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假令熱腸之人亦何

待見湯泉而始熱哉彼冷腸之人庶洗之湯泉沸之鼎鑊容有瘳乎然則湯泉之生雖謂之偏向人間洗冷腸可也轉讀一記乃太原王伯子感慨戚將軍亦大有會何王氏之一雌一雄詩文皆可觀耶以世論之女當爲姑男當爲孫客曰其才亦然則吾不知之矣余嘗與戚大將軍諸偏裨交談鎮薊事甚悉大都邀江陵之寵靈自中丞巳下黜陟生殺捷如雷電故能必行其志及江陵不祿少保南行向人唯作痰疾狀一語輒一嗽不異老嫗豈非伸於知巳而詘於不知巳乎其築薊州遵化三

團營城也以箭叢磚隙箭入則罪莅事者當墮城
時城內發小棺長徑數寸不下萬口其人鬚眉支
體俱具衣冠鮮麗如世人少保具祭羣瘞之城南
亦一異也余登遵化城觀其樵櫓雉堞幾甲天下
及遥望邉墻與湯泉池亭堂奥規制悉逈出尋常
其才誠有過人者使當○高皇帝時封侯豈足道
哉惜其生不逢時不獲與李寧遠同帶礪之盟豈
李隴西之無封果數奇耶亦豈出奇運智不如寧
遠耶吾又不得而知矣時健兒以酒侍傍指蓮池
下禾黍離離者而謂余曰此昔年大閱處也往者

間三年大將軍同虎符使者蒐軍寔於此自紫荆
巳東山海巳西七萃咸屬控弦之士盖十有三萬
人旌旗鎧甲車馬錙重照耀山川少保登望軍臺
視軍容不整者即褫帥衣貫士耳無少貸自少保
之去而按使者大閱各因其地不復集湯泉矣叩
其不集之故則以軍集内地恐虜有乘虛之虞噫
不曰彼有单弱之乘而我有精鋭之集乎况以十
萬之衆而禦烏合之虜適成吾擒又何患乎且平
居則士相服習有事則彼此策應非公不足服衆
非衆無以示公集師大閱又安可廢乎嗟乎世無

戚少保耳有之則先聲足以奪人之氣虜亦孰敢乘虛哉賔如不耐曰此行爲浴今置浴而與兩兵大言豈遊行意乎設有熱腸男子提十萬之師橫行沙漠爲少保吐氣亦何預足下事乎余曰吾過矣吾姑浴乎使健兒謀浴於館人拒曰馬蘭路衆戎方稅駕於此屏息聽之則琵琶壓梵聲旌旗遮佛面叱咤風生渺小狂夫不爲所反接幸矣俄而衆戎就浴僧曰毋譁浴矣俄曰將食矣又俄而相謂曰憇矣巳而鐘磬交鳴山僧曰幸就行矣慎毋譁余曰可以譁矣而不譁者何也山僧之慧者曰

武與文異人之畏文也衆故縉紳之於釋老威少殺焉若武則人慢之矣彼視可以行威者無如僧吾故俟其威之未張而先致敬焉非故諂也嗟乎僧言確矣以彼文武如是之異而國家欲藉武士爲干城其可得乎夫無事賤之如牛馬有事望其捐生一何待之薄而責之厚乎賔如曰衆戎去矣可以浴矣子姑就浴矣相與就浴中有二竇南一竇發之來熱而北竇送冷熱冷得中賔如笑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矣浴竟振衣而出晚復濯足湯泉之南亭亭下流泉如帶因煖酒其中酬飲甚暢

欲就寢於僧舍苦臭蟲剝膚移臥官廨館人堅拒
遂宿近泉亭草生屋上棟梁將崩矣四鼓大雨雷
電交作賓如呼余曰我輩自信不為龍王所誅第
恐館中宿魔今夕當受天譴而兩生適丁其時將
與魔俱斃余曰七尺一任雷公但椽穴如斗傾注
向人不免愧於屋漏耳久之漸止余始就寢明晨
隨喜佛殿建自唐貞觀二年趺坐釋迦像最古武
宗賜額福泉禪寺兩壁畫佛為諸天說法及三世
佛環坐十八羅漢金碧璀燦則此寺當山前未剖
之先巳為水陸道場湯泉稱功德水久矣不若諸

臺榭至少保始赫然一新也嗟乎一新一故桑滄窮有盡耶且余始感慨於馬既感慨於泉既感慨於大將軍終復致慨於佛即感慨亦幾桑滄而況人事哉余欲北登邊城望虜動靜而貿如巳不勝憊會天色黑慘遂策馬歸遵化欲雨不雨山頭處處出雲此景更不易得宛如李衛公夜乘青驄行雨也此生不能如公勳垂竹帛亦不復渡石門矣因援筆紀其始末

遊西山滴水厓記

燕人好遊而不解探許丁未過居停辛孝廉慷慨

俠烈士也嘗向余矜滴水厓奇仲春二十有三日同友人出平子門大道之萬壽寺觀 大内法供傍有假山栢屏環之其色翠潤可把過西湖經龍王廟飯青龍橋抵望河亭觀泉源可鑒鬚眉登玉泉巔歷二洞至卧佛寺尋水窮處約三里巨石迭起咽之作短瀑迤西漸高清駛可弄流觴數酌而返及碧雲寺觀魚水淄魚隱不上從人投餌誘之僅見桃花數點浮而復沉遂宿焉明日登香山遂從西南走滴水厓道飯慈恩寺東有大閣可登爲孫司禮佳城過此皆紅塵道西行二十里至渾河

爲三家店卽桑乾河也其水洶於黃河東北皆山壁立高數十丈時有五色馬不能聯鑣行五六里過敗石橋又三里許爲單庄下宿於小庵登龍王廟觀水嘯蓋水勢激而成聲毋嘯作浪七八疊不風而聲頃之夕照漸沉同諸君跨水坐石上斜陽蕩波如乘蠶御龍也餞宿庵中老衲以刀杖相授皆有戒心明日從西北行又經絕壁下道更奇絶仰觀則巨石如醉卧倚岩間或枕於山頭百采錯陳不能枚舉往往有欹於水者山河相偪惟餘一徑而斷峭崩厓高高下下纔容馬足南顧中流則怒

濤觸石石亦觸濤終日若相擊狀彼北人喜於祇
金寔山川使然耶中多故壘以石卵纍城猶有完
堞意前朝或斥候於此約十餘里道折而西忽與
渾河別行十五里至十八盤絕頂爲最險處人馬
俱疲下行陡絕約五里至平陸又六七里至杏花
村遥望山頭皆有洞猿猱不能攀也土人指爲桃
源洞更折而東遇積雪數畝泉凍不流當道有赤
石專車若落霞映水過此北行亂石中人馬屢失
足僕夫皆怨嗟先是余輩苦於迷塗欲止不前有
老人請爲鄉導遂復鼓行至是余輩亦怨老人多

事矣行又十里始得上嶺自杏花村之嶺頭山色多綠間作疊雪形絶似江南苑中物也時時遇石城高數百丈若以一丸泥封之便可作避秦人矣度嶺復三四里始聞犬吠聲東瞻仰山白屋若雲中龍不暇登北行扳援而上是爲滴水岾群峰躋天周遭如翡翠屏約大於都城四面圓淸若可循歷瞰其下則絶壁無地鷲宇虬枝皆在髮巔履際折而東値斷厓以木爲橋而渡行久之抵僧舍少息微雲中下雪數點俯仰顧瞻應接不暇酒行數巵僧人列炬導前請循石洞可容數千人中涵二

泉迅流清徹以火燭之岩上注滴不已僧指石泉為龍王卧處下有圓泉名龍女洗頭盤火烟氤氳半不可辨各匆遽而出其外始為滴水崖時凍未開儼然如白衣大士提籃而立不見其拋珠擲玉態也余欲賈勇而西為同行所止又念道遠而險今生不能再來意欲獨留明日且探仰山之勝會同行者慮明晨放榜勢不可留又不欲余踽踽乃力挽余下竭蹷而趨經故道至渾河口見虹自山中起出飲於河始知虹不獨居四大海也晚宿隆恩寺為司禮麥祥墓鉅麗擬於至尊捐不貲以殉

七尺古人所以重王孫之薄葅也經皇姑寺老尼匿佳麗而以皺面應客至蒼頭厮養皆秦公子高中一新宛八履絲曳縞意態尤雄俊可妬老尼復令是人導而登閣以示無隱四望門牖畫扃頗有明河之恨微歌無可柰何而下聞　列矦諸貴戚外宅兒多竄是中其然豈其然乎飯慈壽寺觀落星石登藏經閣瞻　聖母御書遂入城

遊燕北　祖陵記

自遊滴水厓而歸夢中時與烟霞侶也季春八日投刺城東遇雨遂宿友人邸明晨歸得劉使君招

遊　祖陵札遂忻然赴南州會館而使君行矣使
君與余有國士之遇不忍恝然遂策馬出德勝門
經故元城下三十里至回龍觀不及乃秣馬而行
十里過鞏華城經沙河度朝宗橋三十里至昌平
抵公館因晤大理王公爲余父行遂留同宿明
晨北行約十里至紅門從神道西趨過嶺北幾二
十里至九龍池觀五色魚皆徑尺遊行假寢眼中
若無人形豈亦知所恃耶驅而北經　昭陵之陰
松栢萬頭奇秀可愛絶似江南諸山因謁　壽宮
登　寢城皆徐州竹葉石爲碟栝松如薺者數千

株南繞爲　昭陵入祾恩門瞻　祾恩殿凡五楹
制度隘於今　上爲地限也東行約十五里諸
陵歷歷在望大理公當祀　長陵遂從入飯於中
璫謁　寢殿凡九楹毋　后同座祭具太牢豕羊
野獸上陳殺核旁列妃位十一登明樓制度弘敞
度異於諸　陵而寺人亦云方之諸陵獨壯向令
謹守藩服寧保此地至今爲　國家有哉則雖珠
襦玉匣金鳧銀池未能稱報萬一矣尋謁　永陵
爲饗殿七楹同座　后五位妃二十餘從西旁登
明樓眺　寢城亦徐州石爲雉栝松巳大於斗乃

知　皇上盖動法　皇祖也漏三鼓微服觀祭蒞
事至焚䕶畢肅出從神道趨月中屢過石橋若夢
又火光夾道如從星辰度約三十里至紅門抵昌
平宿已四鼓矣明日余別大理先歸及沙河遇劉
使君暨順天劉司理公邀遊西山遂復西南行踰
嶺至臥佛寺每歲從謁　陵而遊西山者强半司
理騶人度碧雲寺喧乃由間道趨香山於時翠微
杏花咲倚風中夕陽薰之香氣浮空恍然疑美人
微酡芳塵起於羅襪也臨高四望極目不足以窮
花徑生平所見惟震澤之梅與北固之櫻桃可以

儷之行十里至香山憩來青軒昔　肅皇帝遍歷西山賞此地獨饒翠色遂命今名或曰來青之名尚矣其　賜額則自　今上玉音寶墨陸離於榱棟之間他山所缺陷也飯罷携茗探水源登中峰寺仰日隙亭足疲而止余凡三至香山惟是役得盡其勝因憶庚子秋曾從香山踰嶺而南有番相寺折而東多茂林泉石可討則又今日所無矣自中峯返於來青軒下瞰平野日微曛矣月亦西出夜色微朦使君笑指余曰東望斷山烟光如水而熒熒塔燈居然漁火得不似君鄉石湖耶因舉酒

相屬坐月中幾二鼓而宿明日復從間道抵碧雲則宿碧雲之客亦冉冉乘肩輿抵香山矣登香花橋池中朱魚數千頭聚族而爭餌餌得便躍去其未獲者娓尾萍荇間殊不猜釣綱也寧羞嗟來乎憩絕壁下於竹間弄流水時竹凍未蘇使君約以筍生時再來酌久之飯而出南行經鮑公寺有大栝松數株皆合抱復至滕公寺亦多古木遂東趨二十里抵慈壽寺風聲振塔鈴疑錫鈞天之奏過摩訶庵小酌而別　宋幼清曰幽薊自黃金碣石而外無縣寄弔古者何哉漢都咸陽燕代編爲郡

縣去長安千里而遥間以太行羊腸之險聲名文物所勿漑也沿至晋室淪於慕容拓跋籍隸穹廬歲凡三百雖膺隋唐之祓濯然不百年而安史繕竄強藩焉城暨守光父子行同鳥獸其俗盖不止被髪而祭矣及敬塘践載書之約而三十二州悉奉虜符歷五百載遭逢　聖人廓清宇内始復覩漢官威儀即日月之照臨兹土有遺羞焉況山川乎宜奇踪異跡之寥寥也折衷論之耶律衽毛茹血俗純於夷固不足數完顔自逆亮興歌大定遷國漸靡中華之風故章宗遂工辭翰嘗勒石紀游

而國勢從此不振至蒙古諸君順帝最稱多才而
鐫巖銘水不少槪見豈淫湎於麯蘖鉛粉之間日
不暇給耶夫胡兒生長沙漠射飛風生馳肉火噴
乃其故習至於橫槊賦詩偎紅倚翠信非所長阿
骨打之破燕而卒以淫夗職爾由也天佑　成祖
龍潛其中於焉定鼎乾闔坤闢二百餘年德政之
所陶鈞文章之所藻繪腥臊變而爲芬馥且　列
聖之園陵在焉翠華建駐蹕之館鳳舸激鳴榔之
波雖不若五陵之踰制比夫馬鬣不樹則幾於般
斡矣然第寢殿神樓而止若夫離宮別館迄無一

聞豈中人之產是惜哉以余觀於三內又壯麗極矣傳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先王四時訓民獮禽獸以饗宗廟示孝且武也今勝地名泉悉貂璫瘞骨之所而珠宮貝闕乃陰爲窀穸計非有作佛成仙之思安望其舒弘襟攄雅致使山靈增重哉噫當今聲名文物之盛浸浸兼兩京軼之乃名山巨川曾不得比汧雍洛陽之熛炳亦山靈一恨事也倘　聖明有意於黼黻太平余將賦長楊奏羽獵爲山川曲踴而請矣然余因山川而重慨於禮樂焉夫宴饗之法曲肄業於教坊郊廟之絃歌職司

於羽士殿廷之儀位寓直於雜人此洛陽少年所
痛哭也寧暇爲山靈地乎

順天府宴狀元記

萬曆丁未春三月十八日偶之順天府答拜一貴
人既及門見群役駿奔有驅數羊入府門者余不
知所爲隨衆而入避於土地廟須臾鼓樂喧甚有
旗數十隊列於大門内見首甲三公至旗前下馬
順天府丞乘煖輿繼其後抵二門余爲衙官所拒
遂趨至貴人門投刺謁者云主人方有事公宴至
七獻始畢郎君須面謁何不乘暇至廳事一觀乎

余然之遂脫從者帽衣青衫作趙武靈故事自堂
後趨至院中見首甲三公與府中五公分賓主禮
獻酬之儀備具每行禮府丞不與諸寮屬同就位
則三公面南府中五公俱北其食前三公皆方丈
而有花罩踞其前府丞亦如之群公咸稍殺酒初
獻止樂教坊官致辭畢有優人戴判官面目而上
手持數籠兩綺服人從傍贊辭判官持籠照耀數
沓提一壽星出復納其中簸弄再三若復有所出
竟杳然而下二獻則上絃索調唱喜得功名遂乃
呂聖功破窰記末齣也唱者之意豈欲諷狀元毋

以溫飽爲事耶迨三獻則一人手持三九弄之良久四獻更事絃索五獻則二人戴鍾呂假面作胡旋舞夫三公方極人間之榮而遽儆之以鍾呂若濃若淡之間似於有意無意矣六獻復陳絃索七獻奏細樂止獻先徹榜首五卓每徹一卓則榜首之頭漸露少許由此思之當優人演劇榜首直埋頭於菓間耳當其時籃縷之夫踉蹌廳事殊失大體以次漸徹徹至府丞而八座悉起賓主各一揖而出主人送客至二門候客上馬復出一拱而散府丞隨送榜首歸第嗟乎國家待士之隆至於此

而極矣回視囚首跣足之時榮辱不天壤乎余謂始之辱之如漢高之踞見黥布已而榮禮之如黥布之集羶邸中此皆英主所以馭豪傑也方之師友之朝雖遐哉邈矣顧今日之寵榮其誰錫之秋毫皆　天子之恩澤而敢有二志余以爲若黄子澄之於　聖祖楊用修之於　孝武二宗可謂無愧處變商弘載之忠藎廟廊羅豫章之經濟田野可謂上無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矣余觀三公皆恂恂不失儒者而榜首公猶故衣敝靴不事修飾觀者皆唧唧嘆異使能終守其恂恂由此而卿相

亦何至於驕吝哉三公服飾皆等惟榜首所披之紅乃金繡雲鷺它無異也草野之見不敢妄訛大典竊意教坊雜劇不當陳於醮進之初宜一切罷去而獨存八音之奏七獻畢則賓主當速起尉以下寮司徹不宜坐俟徹畢似以酒食爲重者未審蒞事以爲云何余久居京師當 皇太子初出閣就講有故人爲講官約余往觀余恥衣青衣與奴僕等辭之後遇 皇太子冠婚冊立及 皇太孫生咸可遥瞻 聖顔友人亦拉余往余皆苦晨興卒不肯荒微服今竟以邂逅得覩盛典雖見所未

見然亦可以占余之衰矣

白雲山房記

余少不喜羽流年二十餘屢夢與神仙遇遇輒有記會中年多病稍習養生家言丁未夏太醫金君爲余鄉人告老而歸以所刱茆庵五椽畀余庵枕燕京白雲觀之右余貿室中所藏書酬之三十金復葺之將讀書其中俟我之去也當公之方士有客嘲余曰夫夫也儒而緇十五年矣而復竄於羽羽之後將安竄耶余應之曰吾聞之鳳兮師於猶龍象王嗣於青犢三氏固無分也羽流自關尹而

下奇踪異跡代不乏人若夫有關世運殆數子焉當祖龍燔書銷兵之日目空一世謂天下惟我鍾鑪而滄海君獨甚文成擊之博浪以開群雄弔伐之機於是炎漢之祚始建逌隋之季煬帝梟獍爲心恃其富盛疲民以逞神怨民怨群雄蠭起徐鴻客獨發盜機建直向江都之策令玄邃蚤從其計挾天子以令諸侯北嚮爲百姓請命唐文雖據有關中固未知鹿死誰手也度李不從遂潔身亡去及於五代朝臣暮主人民無所適從陳希夷抱濟世之資將率羣少年入據汴京聞藝祖登極遂終

老華山而天下從此底定嗟乎三代而下車書一統卜世綿長孰有如漢唐宋者乎乃其始基皆羽流謀之則儒釋之得肆意於綠紱縱心於白槌直仰承羽流之殘沫固不得以貴與空傲之也然余尤羨蕭於三子焉夫壺中自孕扶輿菓中別具日月一枕而夢秧龜蓋負荷而屠蘇金屋又何必溷人間以七情眩世迹以一幻期博不朽之名哉故三子之行跡雖奇猶未免爲血氣所使若余之所志又大異於是者不待上下之無交而身先隱矣不待病疾之彌留而心先灰矣視函關之攻劉項

京洛之關李賓夾塞之間梁唐精列據盆缶而爭也劉季起舞於咸陽文皇艷咏於萬乘藝祖詛言於券書黍民嚐膚血而果也足亂我一息之風雲乎客曰然則子之依棲白雲也必密契于雪桃折梨矣余曰否否通密真人當金元興廢之交元之興也如金翅搏空攫蛟龍爲籩豆誠不可仁義諭真人適丁其運不憚間關萬里爲英主畫祈福之謀建開創之策使華夏蒼生並沐無疆之澤其功偕耶律楚材劉秉忠同吾宇宙似不屑與滄海希夷壽逐中原者余也何人而敢妄希萬一異日有

客叩白雲之扉而問無名氏之館則青城之綦矢天台之虎跡有故事在余雖不敏所願學則其人也

記夢

癸卯秋八月二十七夜夢於大江中登高樓四瞰樓倚石排山足水勢騰沸其聲如雷山有小廟一道士頭分兩髻左髻微有癰腫以手探廟中出青菓一枝計七枚使余嚼之隨口而盡復手緘一札且寄他菓云須與襟契余顧四座見一故人方覓几作書即呼曰顧視世間豈復有踰君者耶髣髴

而覺因援筆記之當倩故人手書一紙苟石排難
登便勸之金山以結仙侶若故人欲索續夢道士
不得久稽青栗信也石排山在金山西郭璞墓

悔讀古書記

始余先人蓄古今籍甚備八歲時涉獵司馬通鑑
不知有新唐書偶見先人補之因叩爲何書先人
笑曰是當留之以待汝讀者巳而先人客京師旅
亡余兄潑父課余制舉秇一切古今書皆秘之年
十一始習春秋讀左氏竊向書肆欲構韓昌黎全
集誤得韓非子以歸喜其文詞每篝燈讀至子夜

又二年竊史記卒業未半輙爲藏書老奴索去會有以唐詩選見遺者得之如得醍醐朝夕朗誦與天籟相和於是始成吟焉時年十五矣自是害舉業之事不一而詩與古文詞居半焉二十内闕於古遇兩漢以下則勿視曰是蝕吾古色者也二十外雖稍縱目然遇六朝而下則掩卷曰既不愼而蝕先秦恐蝕其餘乎其於詩則三十内非唐人未與看睫遇也至三十外老於世途精神業已銷亡而始悔株守之非則無及於時日矣

日本刀記

丙申秋日侍師於真州公署時余年二十八矣猶有不羈之思從師乞日本長刀一口師尤之曰泰寧之朝安事三尺余對曰鋒鍔可儀佩之幾年真成鷄肋竟贈之武人此刀風雨夜時颯颯有聲明晨離鞘常二寸許亦靈物也迨壬寅以先慈訃南奔值夜復宿是館弦月積雪風景淒然廻念壯心恍如隔世日月不居老將至矣此英雄所以撫髀而泣也

記夢二

三年不作神仙夢矣戊申冬十月旅虎丘受清淨

法門於方士至初十夜醉歸法堂霜月澄空樹影身中見疑隨落葉俱飛也寐至五更夢日在辰矣見天北數星最朗中一星如紅鞢鞨冉冉從碧霄下以手接之乃青琅玕也復見有亭亭而來則五色鳳也亦接之又有緋緋而入我手中瓊玖一枝也此時自以爲神仙而不虞其醒欲醒時覺五體磨蕩左手執一石子幾與性靈俱不自持豈非所稱六種震動者耶倘翩是而猶故我焉亦負此夢矣

眞娘墓記

嘗讀離騷至夫人兮自有美子輙嘆曰子者男子之美稱今天下無男子矣意屬女子乎存此思以求之四方二十年其於男子益𡇯然并女子無之也將無所稱子者終不得見耶戊申偶於友人席間逢徐女郎泠然善也巳而見其御境甚寂片言而使叉人却一時之傀意驟驚亟與具兄妹之禮而行女郎昔從人矣人負之遂至今流落然其心不可一世雖貧不能妝而看未嘗感視人之權利一笑消之䆊日余讀書虎丘女郎携酒相訪酒半余微辭叩其究似亦疑舉世無男子也於是宋生

慨然指講臺之東南謂之曰此非所爲眞娘墓耶彼未嘗隨男子殉七尺而能令騷人文士歌咏記之迄今登山而吊古者猶知有眞娘焉其籍甚不居莫格下也豈非其意不可一世之精靈逈出男子上哉向使其苟焉殉人則當世豈無王孫公子共比翼締連枝者乃獨子然殯骨於名山雖其事杳然無傳要其心必以爲世無男子而寧甘寂莫於地下獨往獨來與宇宙相終始也若不覩於月乎月之往來未嘗附日而行也而其盈縮自如光明常在千古麗其眞于於天焉今子旣不可一世

何不買地茲山暨今而徉竊附於眞娘乎顧不必

世人之知而傳與傳之久而事彌張也但令吾心無愧於眞娘而已苟其無愧又何靳以男子之美稱之乎㝠目雖稱爲徐子墓可也眞娘墓在懊惱墩旁懊惱者世傳闔廬墓成慮工師洩其秘遂椎埋之工人皆懊惱以死事雖不經然古樂府有懊惱曲則懊惱之名亦殊爾雅眞娘㙗其間豈亦以懊惱而死者耶夫令世間有男子安得懊惱事也地屬梅花樓僧度不可圖意窪潭之東多園地高岡不特南北與眞娘相望即晨鐘夕梵塔影松風

寂近且饒一枝半偈便可了悟無生子亦有意乎將弁子之心子之名化之矣

遊彭城雲龍山記

巳酉八月南還晦日泊舟彭城南日晡矣見有浮圖在山巔因南步約三里至其下仰瞻浮圖壯麗且聳門鎬寂無人遂折而北行五里餘過亂塚循西而上爲雲龍山中建龍藏閣群碑列于庭自閣外轉西北有石鑿小浮圖供石佛而無首東數步爲放鶴亭後題曰息羽軒四眺空洞神情翩翩焉傍曰飲鶴泉已湮没矣自放鶴亭西數十武抵一亭

中刻雲龍山下試春衣之咏及放鶴亭記皆蘇長
公譔悉非手蹟至我　朝始摹勒上石意四戰之
區斷碑與野燒俱灰良可吊也寺僧靜如處女杳
若無有會日暮不及叩扉而下遥瞻北山疑爲戲
馬臺亦不克登歸途經漢高廟夫彭城固楚地不
祀魯公而祀漢祖可謂以成敗論事然魯公固淫
兵顛慙此土或無靈宜矣若漢祖廟貌于茲獨不
畏烏騅横槊人夜半叱咤耶余觀彭城山勢散緩
走而不留縱令當年未經河徙亦非伯氣所鍾而
楚王卜都其間信沐猴而冠至于今日城枕河右

登雲龍北瞰則城中虛實盡呈兼以河流盈涸無時若非　國家竭帑藏以拯泗陵之溺而捖符離之衝徐其槁乎不其魚乎

遊石排山記

江南之人渡大江者必登金山間登焦山余年二十即爲妄心所驅於二山猶逆旅也巳酉南歸嘗棲遲金山之盤陀石者累月時與老僧大虛盤桓龍王廟前輒欲遊郭景純墓老僧必力止余且曰其湍流處不能載一羽毛船旋其下必溺無救相傳以爲通弱水第一泉即其處也余時欝欝不得

志遂不獲賈勇尋以事渡江南歸越辛亥夏遭惡奴侵漁輸額乃身自往役夏四月十有七日泊舟北固口舟人方竪帆檣洶洶余與甥王孟張買舟登金山時日巳未刻矣風静瞬息而抵金鼇處由龍王廟登江天閣瞰吞海亭眺絶頂至盤陀石北由玉帶橋經無梁殿而偕太虛以事之瓜州覩君下有小舟泊玉帶橋前余遂與之謀遊石排山兩舟人皆斑白矣忻然就命而無梁殿偕使一小沙彌從須臾至石排望金山若可呼與景純墓中斷石排凡四峯一峯最高其色如至鷹隼棲息其

上呼群而啼殊有風雲之想其二子侍其一如傴孫焉餘皆亂石疊波濤中自專車以至如拳不暇枚數余每石必涉涉必視江流所在徘徊久之青蘆之頭有若揖客而前其山形長于南北而東枕急湍西復為迅流所阻中雖有數石如接然皆越踰數丈勢不能躍乃下船復刺篙數十丈許始至景純墓北余謂孟張姑登西巔余與家奴虎兒翼而行虎奴捷若猿猱余令之前導喜其石態珍瓏色充似靈璧而奇古過之石勢皆側生若遭巨靈所操疊之成片而復故雕抉其中者視其底盎空

洞不可測北有大石爲洶濤所衝自立山外舟濤過山下復激而成峰其聲甚恨殆非人間思慮所能想像計武林之飛來震澤之林屋陋殆甚矣其差參之處卽相間隔劈空直下至不能容一趾一步一憒遂使懼心頓忘不覺此身之輕也越西南拒大石始盡其徑則有急流穿石中而過怒如奔馬沙彌爲余曰此爲首排指龍王廟前旋流曰是爲二排而因言玉帶橋西爲三排余自快登涉異境不減二十年前遊震澤石公山時因自流之西循行而北石勢益險偶失一履下視數丈使虎兒

探出之余亦從下徑而東遂至景純碑下讀金溪謝仲公文文甚都雅可念因涉水中北登大石別列一區越流走諸石中數登其巔皆自割據東步流沙阻石排中流而止遂箕踞水石之間規畧其山勢以三流分而爲四山而北復有大石獨爲浮沉其中亂石如黿鼉以利涉又不知凡幾大畧分四山而規其形似長於南北總四山而論則東西爲修要其石性則片片皆從南北裂也而山形亦如之四山之勝以景純之墓爲首而其勝又盡在西巔若非輕生如余不能探其奇也使能卜

居其中何減六鼇之戴三山耶余顧謂孟張群石奇絶何不嚮艮嶽一行孟張笑曰焉知今所餘者非朱俗下駟乎余以爲此必有神物護之朱雖窮於披訪然亦臧氏之子耳且聞花石盡爲金人火攻之資則必無靈者乃從之北耳余又嘗謂余言吳門徐氏園中尚餘花石三峯石勢奇絶有建之者王人輙死則其不渡江而北蓋有物憑之而況大江之中尤龍神所呵護耶余友人王伯高謂余言風雨之中金山僧嘗見有異物若獅象驢馬奔走其上千態萬狀不可名指則疑其爲神良不

誣矣山縫中有題字摸其姓名已湮僅存紀○肅
皇帝某年而已聞冬月水涸時土人亦有涉者其
四山皆可徒步而盡則今日之遊他時可復續也
鼓舟更渡三排於盤陀精舍少息與土人偕渡江
抵京口復遊玉山寺而歸舟則舟人已立檣高五
丈矣